

明

史

六

〔清〕黃斯同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

史

六

〔清〕萬斯同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史卷二百七十七

列傳一百二十八

席書字奉衡 諤字與取 熊浹

黃宗明從子元黃 館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郾城知縣入為工部主事授戶部進員外郎十七年四月上疏曰近以雲南畫海地震命侍郎樊瑩巡視奏懇監司以下三百餘人意以災異為諸臣所致也臣竊謂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見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哉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員積至數千授充校尉多至數萬齊醜之修寺觀之建殆無停日南方織造頻煩近臣賞賚踰度皇親之家侵奪民田網羅市利軍馬錢穀悉歸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摠招詞而不敢辨刑官知冤抑而不能伸人臣直道在聞者未蒙起用小臣言事故諫者未經原復文官由傳陞而得武將非振舉而陞名器臨施曾無紀極災異之警偶洩雲南當國者不知自省乃奏遣大臣考察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哉且以雲南災異而并考察貴州庶僚又何理哉他方之有災異者多矣考察何獨不及昔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無君十五事今樊瑩職義巡察不能劾奏威晚大臣而獨考燕雲南官吏抑末失如必欲察核名實感格天心乞先令兩京文武大小諸臣或自陳或考退然後分遣大臣巡行四方悉其貪酷之尤者其雲貴被考諸人待令冬會朝之時從公再察應無退及存留者與他方一體施行仍乞陛下任大臣為腹心倚言官為耳目將臣所陳樊政一一釐革大臣當起者立賜登庸言官被諫者即為牽復諸凡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罷行之再乞追訪大臣諸求民瘼傳觀經史用鑒治源如此而災異不消天下不治臣未之聞也時不能用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擇州縣弟子延主守仁為師教之士始知學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宸濠反急募兵二萬援之則賊已平乃返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中官李鎮假進貢名張賜假御璽名並欵銀十餘萬恣行乾沒書疏發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江南北大饑書奉命賑濟江北謂民命在旦夕惟設粥則所濟皆窮人不待編審乃令州縣十里一廠煮糜哺之全活無算

湖書在湖廣凡中朝議大禮未定獻議言今日禮官之

論舉朝皆以為是臣愚曰此未可遽是張璪霍韜之說舉朝皆以為非臣愚曰此未可遽非蓋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不能私也孝宗得位武宗神宗累已有託非孝宗無嗣乃武宗無嗣也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為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衮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今上繼承大業非嗣孝宗之統嗣武宗之統也非嗣武宗之統嗣高皇帝之統也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為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璪霍韜之議未為非也然天無二日尊無二帝陛下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武為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比萬世不刊之典禮臣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為天子慈聖設無尊稱於情難已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闕此情之不能已也為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太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淆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至於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諡也宜宜加於今日哉議既具會中朝覲祇報

總為邪說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大喜三年正月具疏獻上之帝得之亦大喜趣召入對無何詔改稱獻帝為本生皇考遂寢召命命禮部尚書汪俊以爭建廟去位特旨用琬代之故事禮部尚書汪俊翰林他官莫敢望而是時廷臣排異議益力書進用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書至嘗其賑荒無狀多侵漁書亦屢辭并錄上大禮考議最後乞遣官行勘帝為遣司禮中官一人戶刑二部侍郎各一人錦衣指揮一人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則廷臣已伏闕哭爭盡繫詔獄書馳疏言職禮之家多為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失俾獲自新不允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勞有加踰月乃會廷臣大議上奏曰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主從子為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稱濮王為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廟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為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新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

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令以伯為父以父為叔倫理易常是為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今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胡可改也今陛下於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璉臣萇臣狀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本母也宜稱皇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如徽稱曰皇嫂名義既正尤願陛下仰尊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珣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而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而不悖矣是則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遺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馬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獻被希恩者紛然還至錦衣百戶隨全光祿錄事錢子勤既坐罪褫職希旨請遷獻帝梓宮北塋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瑛等既斥其謬帝復下廷議書乃會廷臣上言願

陵乃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誠慎之也臣等得詢衆論會謂廟陵形勝真帝王幽宅不得輕議遷移全等謂欲小人敢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帝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望不勝哀痛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書以大禮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馬大同軍變繼巡撫張文錦燬總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帥朱振於獄令代恒朝廷因而命之令禮部鑄新印書持不可曰天子乃不勝叛軍耶請討之與政府意忤時執政者為費

宏石瑤賈諫書心弗善也明年二月力薦楊一清年守仁入聞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帝曰書為大臣當抒獻畧共濟時難何以中才自諉守仁迄不獲柄用夏四月署丞相何淵請建世室祀獻皇帝於太廟書上疏力陳不可帝遣中官即其家諭之書復密疏切諫帝不悅責以畏衆飾奸乃議別立禰廟而世室之議竟寢五年秋章聖太后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時以日者在告上言母后謁廟事出於闕禮官實無所從惟聖明裁酌且世廟既成宜有賜教之典議盡還議禮遣戍

諸臣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之大孝也報聞書以議禮受帝知倚為親臣初進大禮集議加太子太保尋以獻帝寶錄成進少保眷顧隆異雖諸輔臣莫敢望書以孜孜奉國異報帝恩而得疾不能視事屢乞休舉羅欽順自代帝輒慰留不允其後疾篤請益力詔如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文偉如故書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諡文襄任一子尚寶丞異歎也書直諫勤敏遇事敢為而性頗偏愎初長沙人李鑑為盜知府宋卿既論死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賊私因劾卿故入鑑罪帝遣大臣往按之不如書言而書時以得幸乃命逮鑑入京再訊書遂言臣以議禮犯衆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鑑罪請勒法司辨雪及法司獄上無異詞帝重違書意特減死遣戍其他庇陳浣排費宏率恣行私意士論少之弟春篆並知名春舉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有聲以兄為都御史改翰林簡討預修武宗實錄成當進秩內閣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會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龍改授者也書大起疏言累朝故事無書成出為外任者帝以書故并獲留為修撰書由是怨宏數行詆訕及書卒帝念其議禮功累進用

春為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詔舉堪任翰林者春欲召還故翰林楊惟聰陳沂而書汪鑑不可遂有隙後鑑有所推舉不與春議春怒詆鑑鑑許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遂落職卒於家篆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鎮守雲南黔國公沐崑既如太傅待二司甚倨二司亦不與往來崑遂劾按察使沈恩等抑買市物諸事詔遣刑部偕錦衣官一人往按狀篆與同官李長松語崑不循分所奏亦多誣長叩以其意具疏劾崑帝自言官伏闕積怒未解長奏入權貴復多庇崑者有旨責長誣陷重臣下詔徹詞運篆并繫治之法司擬贖杖還職詔並謫外篆得夷陵判官時正德十四年八月也世宗嗣位召復故官未上卒吏部請卹詔予祭贈光祿少卿霍翰字渭先南海人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遂讀書西樵山中經史淹洽世宗踐阼除職方主事上言古之帝王以道問學修政事為先務居處恭者道問學之要也敬大臣者修政事之要也陛下試內自省察深宮屋漏及對臨百官時能念念由禮無時豫怠否乎孔子四勿之訓誠今日所當講也聞臣職恭機務今止屬之票擬至斟酌裁決率歸近習輔臣

失恭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將來壅塞聖聰率由於此自今章奏請召大臣而決施行諸官臺諫班列左右得衆議而公駁之使宰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招權之譏此又今日所當講也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厥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受秩廢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樂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濫叙又言去冗官清仕路正士風略度文皆治安天下之要務而其本則在上下之交曩高皇帝尊尊盡訓惟曰君臣同游即宣宗英宗孝宗亦皆時召大臣而商政務尤今日所當取法也帝嘉納之先是大禮議起禮部尚書毛澄力持孝宗輟私為大禮議取之澄見貽書相質難輟故澄會試所舉士乃三上書極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為父與獻王為叔別擇樂仁王子為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為所後者又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為父母之託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為邪說曰為人

後者為之子以誤後人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為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謂祖為父可乎唐宣宗當為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叔反謂姪為父可乎吳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蓋迭相為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哉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為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孟子言舜為天子替履殺人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孝宗曆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強欲陛下重為孝宗之嗣何為者哉夫陛下為孝宗子矣誰為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國得享弟之祀則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奈何矣孝宗有嗣後

雖繼其嗣而絕與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興獻不大有損乎故曰撥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然臣下之為此議也豈其為謀不臧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孝宗矣尊興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胥屑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唯孝宗之統不絕即武宗之統亦不絕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於興獻王得正父子之稱以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帝得跪喜甚以迫於羣議不遽行也而朝士遂藉日齋為邪說輒意不自得尋謝病歸嘉靖三年帝鐵尊崇所生孟急而有詔召輜輶辭疾不赴馳疏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議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獎至於利天下而棄父嫡徒重天倫其獎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陋議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常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始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建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欲陛下垂考獻帝

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為母雖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內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稱大有非人情所堪者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皇太后必中心豫悅無疑貳之隙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中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昭聖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望已矣臣愚謂陛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憐憫以尊大統母昭聖為諸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失而追報孝宗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敷有違知陛下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贊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問或以彌文小節遂播兩宮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伏願聖母時自謙抑示尊敬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亦

可輕忽見正始賀壽聖母每致譙讓不敢受納之意  
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萬  
世稱誦懿德與天無極萬一聖母意猶未喻亦得歸  
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允從庶宗統  
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二也  
帝深嘉其忠義趣令趨朝明年報少詹事兼侍講學  
士輔國辭且言適年流弊翰林不遷外任吏部不改  
別曹群以二官為清要致翰林不畏天子而畏內閣  
中外臣工不畏天子而畏吏部自今翰林入閣必五  
品以上副至三品即遷外藩叅政及各部侍郎六部  
長貳或留加保傅或出為藩臬翰林六品以下悉調  
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郎中員外郎及給事御史  
俱補監司郡守政績卓異即擢京卿有文學者擢翰  
林舉貢入仕亦得擢翰林京卿不當專守資格帝不  
允辭趣令赴職而下其奏於所司悉格不用六年還  
朝命直經筵日講輪自以兩音力辭日講請撰古今  
政要及詩書直講以進帝褒許之其年九月遷詹事  
兼翰林學士輪復固辭言白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  
李東陽楊廷和額權植黨籠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  
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尚書者

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  
為腹心內閣亦不陰結翰林為羽翼且欲京官補  
外以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驟居學士  
徐縉之上何愧如之帝優詔不允明年四月進禮  
部右侍郎韜力辭舉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顏  
木王廷陳何瑋自代帝不允再辭乃允之六月大  
禮成超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詔上言天下理  
亂在士大夫心術崇禮讓廢耻則天下治爭進競  
得則天下不治近來冗員日增冗食日衆賦額有  
限耗費無涯更數十年不知何策以善其後今翰  
林既修書亦以選官日講亦以庶子巡撫子弟亦  
廢武職冒濫如此祖訓謂何且陛下將為千百年  
之計抑抑計目前而止也今邊防視昔廢弛財用  
視昔匱乏生民視昔困苦人才視昔卑陋官吏視  
昔貪汚紀綱視昔頹壞日甚一日內有危亂之實  
而外存振飭之形失今不圖後且無及夫爵祿者  
帝王所以鼓舞天下豪傑也惜與為吝過與為濫  
今以講禮修書四愛峻秩僅有能輔陛下致太平  
立千百年大業何以待之上之與奪抑揚天下取  
中焉下之辭受進退風俗取則焉世有材不稱位

猶求進不已者矣未有安於下位而無求者也臣力不足以挽之又隨衆趨焉其可哉因再白給事中陳此之寃屬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優詔褒答不允辭輒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時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意臣等自愧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禮禮者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為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為非何以塞天下之口因固辭不拜帝猶不允三辭乃允之輒先後薦王守仁王瓊諸人帝皆納用尚書朝世寧言輒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當世罕儔宜用為都御史仍奏詹事俾糾彈百僚裨輔闕失不宜置之散地帝優詔報聞然亦竟不用也八年春災異求言輒疏陳時弊十餘事所司多議行尋充會典副總裁奏辭光祿酒饌帝特從之張璁桂萼之罷政也輒謂言官陸粲等實受楊一清指使兩疏力攻一清果奪職而璁等得召還九年三月帝從璁言議將分祀天地建二郊輒極言其非因詆言變亂成法帝不悅責輒周上白恣言亦疏辨勿詆輒輒素護前白遂見帝怒未釋不敢奏辨乃遣言書痛詆之復錄其書送法司備詔言怒疏陳其狀且言輒憑高

肆虐佑寵作威深居詹事府而陰握內閣吏部之權內外文武天下畏其威者臣知有朝廷不知有權臣為輒輩側目久矣因劾輒無君七罪并以私書進呈帝大怒則以謫仙居上疏正懷邪遂下都察院獄輒從獄中上書祈哀璁亦再疏申採帝皆不納南京御史鄧文憲上言遭者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輒未必非陛下賞言而罪輒是獎諛而惡直也宜察輒之心容其諛而舍其直且言天地分祀是置父母於異處郊外親蠶是廢內外之防開帝怒謫之邊方輒繫獄輸月帝終念其議禮功令輸贖還職輒尋以母喪歸廣東詹事龔大綏許輒及方獻夫居鄉不法教事大綏反被逮削籍十二年起歷吏部左右侍郎時部事多至於尚書兩侍郎率不預聞輒言於尚書汪鉉宜擢大公無輒故職侍郎始獲奏部事輒素剛介屢與鉉爭執鉉及僚屬並嚴憚之既而鉉罷帝又不至尚書以輒掌部事夙弊多所釐革聞臣李時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為順天丞輒言輔臣而承天語諫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場偽因守故事列道中及應天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其持正不撓如此十五年

六月出為南京禮部尚書。翰林奏言禮儀定式，京官三品方得乘轎。百官遂遇引避，有等乃南都不論品秩，悉乘肩輿與衙衛相值，卑不避尊，近給事中曹鈞騎馬直衝尚書劉龍濟，珍兩轎之間，鈞遂與龍許、秦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俾有所遵。疏下所司。於是禮科都給事中李充濁及南京給事中曹遵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引避，祿舉公會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翰林。先以劉淑相事，屢與夏言相訐，至是疑充濁之奏，出言主謀。疏抵充濁為奸黨，於是言不敢與議。都御史王廷相乃會禮部侍郎黃宗明、張璧言：引避之制，京師久遵，南京不得有異。因請禁小臣乘轎如翰林。帝為下令申飭，而南京諸臣驕恣已久，抗行如故。翰林以為言，帝再為下令，而諸人不服。曹遵及其同官戶相等，至與翰林而相忿爭，相遂劾翰林。還官南都，怨皇恣肆，與其鄉人群飲，郊壇擅取海子魚，飲啖松下，侍郎袁宗儒、晁養不當進，表遏之，使行踏上疏自理。且言晁養迴避律例，無文疏下吏部及南京吏部。都察院劾報成言晁養不避，誠如翰林言，惟取魚一事不能無過，帝為停翰林四月，相等詆毀過當，亦停二月。翰林既與夏言交惡，及言柄用，翰林每欲因事陷之。

十六年九月，上言內閣之臣止司票擬，外人不知遂謂朝廷大政悉出其手。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為給事中，尋忽報罷。人皆曰：聞臣以恩非已出，故抑之也。給事中李鶴鳴前以考察貶謫，尋復故官。人皆曰：鶴鳴以賄得也。夫六科豈稱缺人罪，在六科吏部選擬不當，罪在吏部。今不罪六科吏部，而獨出文光等，其何辭於天下？鶴鳴居官無狀，嘗受富人金錢，而今所親執重賄詣京師，請託陛下，宜明示中外，以二者黜陟之。故其或出自聞臣，亦宜宣布在廷，諭吏部今後進用人，才務秉公正，毋受當事頗指使。天下曉然知戚福出自朝廷，而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蓋為言發也。於是鶴鳴上疏自白，并詆翰林。居鄉不法，諸事吏部言鶴鳴復官，本由特旨，翰林所言或出風聞。鶴鳴鳴劾翰林，亦無指實。帝乃兩置之。無何，翰林南京御史龔從郭本倚勢，強市布帛，提等自辨言每慶賀進表，翰林令皂隸樂工交錯龍亭前，又不當擅受民詞。章下南京法司，亦以受詞為翰林罪。帝並置不問。十八年，簡補官僚，命翰林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掌詹事府事。疏辭，加秩言：臣非不知清秩可榮，但念民生不寧，災變屢見，由貪虐有司召致，而大臣陰為

黨護也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陰  
固寵權呼叱去來若奴婢乞丐彼豈原無良心哉蓋  
謂職不崇則權不大無以籠致四方之賂賂也大臣  
約有司餽遺有司履小民脂膏怨氣召災實有所自  
臣若受祿晉秩不讓不辭是臣亦幸此榮遷以自貶  
素履也何以息貪風表百職哉其意亦為言發也  
既屢擊言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隙乃陰比勛與  
共齟齬言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人情惴惴因言  
六飛而狩時文臣多訥不法人傳文官惟袁宗儒  
武宣惟郭勛不受饋耳今訛言復播有司因而科歛  
衆心震栗懼有他變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詔宣諭  
群情大安乃詰勛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  
自何人其據實奏聞朕將治焉勛對諸問諸郭勛帝  
責其支詞推諉務令指實勛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  
受饋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其自述當不  
敢隱其各官取賄實跡勛具悉始末當不敢欺如必  
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  
所司勦懼不當帝旨尋以赴京所遇進鮮船內臣貪  
橫甚極辭論列帝亦不問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  
有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勛學博才高強毅慈直而

量頗偏隘所至好與人競帝亦知其然故不至大用  
然其先後建白九十餘章率國家大計人莫能言其  
在南都禁喪家宴飲絕婦人入寺觀罪娼戶市良人  
女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表忠節諸可以厚風俗省  
民力者率毅然為之雖重忤權豪不避故既去而士  
民思之初勛舉進士不稱毛溼李時為座主及後總  
裁會試亦不以唐順之等為門生其孤牙行意皆此  
類也子與瑕舉進士除慈谿知縣亦以強項為鄢懋  
卿劾罷尋起知鄞縣終廣西僉事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寧正宸濠將為變浹與同邑御史熊蘭草奏授御史  
蕭淮上之宸濠倉皇舉事卒以無成本此兩人早發  
之力也武宗將南征倡同官伏闕諫不聽出核松潘  
邊餉有副總兵張傑者倚江彬勢賊累鉅萬誘殺熟  
番上功啓遣黨蛋死千戶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  
衆遊擊副使胡澧撫按莫敢言浹至盡發其狀傑遂  
視職世宗踐阼廷議追崇禮未定浹馳疏言陛下起  
自藩服入登大寶固以旁文承正統然謂之繼統可  
也謂之繼嗣不可也若必以繼嗣為名將直繼武宗乎  
抑舍武宗而繼孝宗乎以為繼武宗則倫序有乖以

為繼孝宗則武宗已為之後矣陛下乃更為之後乎夫禮緣人情陛下已貴為天子而與獻母妃曾不得尊為帝后不知於聖心安乎否也况藩邸舊臣如袁宗卓輩昔為長史審理者今已為大學士少卿矣昔為承奉儀衛司官者今已為司禮錦衣矣顧至尊至親如與獻母妃乃反仍舊號不得緣子貴之義享帝后之稱乎儻必執為後之說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與獻母妃當降稱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權內庭時將仍舊稱乎抑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之為后則于慈壽徒有為後之虛文於母妃又缺尊崇之大典無一而可也臣愚謂與獻王宜尊以帝稱別建一廟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母妃則尊為皇太后而少殺其殺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養盡矣既至會與王及妃已稱為帝后下之禮官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為河南恭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擢右倉部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遷權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下刑部治坐柱死不服而福之姊泣訴於官謂福自殺

之也其隣人之詞亦然詔即中親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執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決謂應召議是執如初帝愈怒視決職給事中陸聚抗言福親屬隣里咸証遂狀而其姊言尤痛憤故決據此定獄乃遷蒙嚴譴近日會審侍郎許讚禁不發言聞淵及寺丞簡霄辭疾不出而少卿曹直竟說詞附和此無他人務自全也風紀大臣議獄一不當斥之若胥吏然如國體何決不宜罪給事中劉希簡亦以為言帝大怒并下兩人詔獄讚等竟抵柱死應召及隣人俱免軍邊衛而杖福之姊百人以為寃蓋是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而柱乃武后家夏氏之僕故帝必欲殺之雖獄情顛倒不顧也決家居十載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為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奏贊機務二十二年召為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明年代許讚為吏部尚書詮叙詳審每除一官必曰此缺相宜否如不當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賤遇傾陷善類者必昌言扶植之時御史非巡方而奉差於外者類多舉劾以示恩威決以為非制請自今御史所論列必其專職毋許濫及帝可之遂著為令又明年疏論箕仙之妄時帝篤信左道禁中築箕仙臺時用

其言決威福見決疏大怒欲罪之猶以前議禮故不遽斥也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尋坐事奪俸者再決知帝意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視職為民又十年而卒決少有志節自守甚嚴雖由議禮驟顯然無所靈比尤能愛護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諡恭肅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從王守仁論學獲聞良知之旨掌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力諫請告歸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時同列張璁桂萼與中朝力爭大禮宗明心善之倡言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私議奈何不法三代明年四月偕魏夢及黃綰上奏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為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為人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天子至尊誰與為敵哉大哉帝之為君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此聖諭令廷臣集議經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

也臣等大懼敢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姪與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華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為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為皇考昭聖太后為聖母而與獻帝后別加本生之稱朕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之大倫繼統之大義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為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比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石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即周禮詢群臣詢萬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自是蒙帝眷明年出為吉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母憂歸八年服闋徵拜光祿寺卿光祿各署素無統紀中外不相聞白吏得因緣為奸宗明率僚屬恭稽舊章著為成式曰光祿須知上之因言供御飲饌宜防奢侈欲自今乞為中制俾祭饗有常規賓賜有常格膳羞有常味多寡有常數而貪婪者無所容其間制乃可久帝嘉納之著為例內府進供器皿

兩京工部歲辦萬有千二而中官率有入無出宗明以爲言帝悉命給發有故違者劾治寺中爲清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名以劾汪鑑下詔獄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主謀者益急宗明抗疏論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而必究主使之人是臣孰不疑懼况名務掠以極當此嚴冬或致困斃將爲仁明之累帝大怒謂宗明即其主使并下詔獄謫福建右叅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召拜禮部右侍郎十四年遼東兵變撫辱巡撫呂經而帝務爲姑息納鎮守中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上言前者遼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而廣寧復告變又誰激之此于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不得尋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左侍郎卒於官初議禮諸臣恃帝恩眷莫不驕駕氣勢更相牽引恣行胸臆宗明雖由是驟顯顧持論和平而無所私比故於諸人中獨無訾議之者從子元恭舉進士爲工部營繕主事嘉靖二十九年帝從部議命給事中李用敬襄內府監局諸匠俾出赴工旋爲近侍高忠沮止元恭執奏前旨不宜廢格因勅忠周

上弄權宜速治帝初怒不允給事中李柵等復以爲言獲如前旨元恭由是顯名既而俺荅薄都城言官薦部曹知兵者五人元恭與焉官終鳳陽兵備食事黃綰字宗賢黃岩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蔭當得官感宋儒張載論廢襲語遂棄舉子業師事謝鐸敦古學已讀書紫霄山中歷十餘年學益博謁選爲後府都事謝病歸復師事王守仁講良知之學嘉靖初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時張璁桂萼方與中朝爭大禮帝心嚮之綰亦上言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近江南北歲凶至饑殍蔽野父子相食腥穢之氣上薄於天求所以致此之故必宮廷內外有大不和之事而致然也陛下臨御三年初任大臣矣而今皆不任初聽言官矣而今皆不聽議者多咎陛下不寬厥德臣獨以爲不然蓋陛下有孝弟之情臣僚不能因之以推廣而反致中遭陛下有親賢之美臣僚不能因之以將順而反務排擊故也陛下以憲宗之孫與獻帝之子遵兄終弟及之祖訓入踐大統止宜稱孝宗爲伯考武宗爲皇兄仍稱興獻帝爲皇考立廟大內躬承祭祀不干正統庶幾大義明而私恩亦盡識者徒牽合宋濮王故事強陛下考孝宗而貳武宗兄弟

相傳之統絕與獻帝父子周極之恩豈惟陛下之心不安凡有人心者皆不安也且武宗承孝宗之統已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為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與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與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數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時嘉靖三年二月也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有本生皇考之稱復抗疏極辯又與璉等及黃宗明合疏力爭大禮遂定棺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諸建世室棺與宗明力斥其謬尋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權先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時王守仁為忌者所抑雖封伯而不給諸券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論黜棺悉訟之於朝且請召守仁輔政由是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蒙叙錄棺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璉等逐諸翰林於外引已所善者補之遂用棺為少詹事璉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明年大典成復進詹事兼官如故錦衣舍事璉能遷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創還為百戶後附璉等議大禮且交關

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及是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璉罷閣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紉賄席書得召用詞連棺及璉棺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竟坐遣戍洪亦編氓原籍棺雖由議禮顯而文學自稱與璉輩深相得璉欲用為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並為楊一清所抑又以其南裔經進不令進諸棺大恚上疏醜詆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為一清也以淳詞責之其年十月出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過攝諸部印事無留滯人服其能十二年召拜禮部左侍郎初棺與張璉深相結至是忽相左而憂言長禮部帝方憫用棺乃潛附之其佐而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棺勘實棺久之不報而守益竟自回籍吏部尚書汪鋐遂希璉指甄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覈鋐遂劾棺欺璉即調旨削二秩出之外會禮部諸祈殺導引官帝復留棺供事鋐不悅再疏攻棺且擬及他事帝復命調外於是棺上疏自理且言璉端所由起者三臣與璉素厚璉在政府教有規正而璉見謂讒切一也璉與璉言不合璉每事調和而璉反生疑璉二也大同之變璉主征討臣主撫安執議相反三也因詆鋐為璉鷹犬乞

賜罷黜以避禍奏入帝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綰自是顯與璫貳矣先是大同軍變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卻永議屠之百道進攻城中怕懼外勾蒙古為助塞主大震巡撫潘傑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做璫及廷議並石源清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城中已為郡中唐榮等撫定而亂卒猶未盡獲軍民瘡痍特甚代王請遣大臣按輯疏下禮部夏言以為宜許而極詆前用兵之謬語陰使璫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投牒訴官軍暴掠者以數百無告言叛軍者綰亦絕無所問以安其心而督有司加意附循有聞錢等數人初為叛軍使蒙古因留其中至是錢歸綰執而戮之諸反側者遂流言籍籍綰乃大集軍民曉以禍福衆始帖然自是惟叛軍害者膏至陳牒綰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俾按里核實一日遣卒掩捕獲首惡王福勝等數十人有尚欽者當搶攘時曾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執刀鳴金倡亂歷數街無應者遂就擒綰復出未獲首惡數名圖形購之軍民始欣欣知不復有誣誤累乃令有

司樹木枹設保甲四隅創社學聚軍民子弟教之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言源清永罪不可宥詔下部議綰以勞增俸一等時璫及兵部諸臣頗庇源清陰抑綰綰累疏論列帝亦意嚮之源清永卒被譴綰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諡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通年叛服之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充使廷臣屢以名上帝皆不用特起綰禮部尚書蔣翰林學士為正使以諭德張治副之時帝方幸承天趣綰詩行在受命綰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諸京師為大不敬令陳狀已而釋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請遣給事御史各一人同事又請吏禮兵三部共擇即官二人備任使帝嘉其為國任事悉從之最後為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言帝怒疏尚書新命令以侍郎閣住使事亦竟寢久之卒於家綰有文學明習典故博辨捷給吏事亦勤敏故雖起家任子致位八座人不以為恭特初附張璫晚又背璫附夏言時頗以傾軋日之方大禮之興也首繼璫上